

## 給親愛父親的一封信

小 Q

爸，您知道嗎？在你嚴厲的眼光背後，在我溫和外表的內心隱藏著多少

你不知道的事情？那是一件從大上就開始的事，卻只有在今天，我才突然發現：：那是一個聯考後的新環境恐懼症，我獨自一人從清大門口走光復路來到交大註冊，一切都是那樣的陌生，對於不曾離開過家門的自己，對於不曾獨立的自己，對於過於依賴的自己，我嘗試在大學的生活中改變，你告訴我，一個男人就該揚起風帆，去追逐屬於自己的方向，我完全地的同意：：

莫名的黑夜，敲醒九舍中那一顆黯淡的寸心，走到活動中心閒晃，混雜的聲音中，我彷彿聽到那屬於自己原始脈動的敲擊聲。望著音樂的方向走去，三樓，四樓，五樓：：我看到了三個大字：「熱舞社」：：

爸，你知道嗎？在你冷漠的口吻之中，或許依然有關心我的那一抹雲朵飄浮，但或許就是您的關心，讓我在做許多事情的時候，過度地注意您的想法，也冷卻了當初勇往直前時的熱

度和勇氣，我知道，我的身體不好，不好到：：不用上體育課：：

曾經認為無限嘈雜的舞曲，而今夜，竟然在混亂的思緒中，發現了這份嘈雜，於是在熱舞社的社窩前停了下來，社窩裡走出幾個『衣衫不整』的學長，一出門口，似乎就聽到他們在爭論，不一會，一位學長拿出

了一台我認為十分老舊的音響出來，爭執似乎也停止了，但是真正的爭執似乎才要開始：：

按下音響開關，一位學長原本直挺的身子突然開始搖晃，「五，六，七，八。」一陣音樂聲伴著腳步聲停息後，另外一位學長也站了出來，似乎又重複跳了一次剛剛的舞步。然後





兩位學長又開始爭辯。「你看，這音樂應該是六才踢腳，可是你卻等到第七拍才踢。」另一位學長想了想，「對喔！我好像記錯了……」

我啞口無言看著他們，「一群怪人，什麼時候踢腳有差別嗎？」我掉頭就走……爸，您知道嗎？我喜歡文學，喜歡那些別人總認為虛無縹緲的事物，邏輯難理，有時候對我來說，只不過是感覺中的一部份，任何事情，對我而言似乎都找不到精確，我習慣性地告訴自己，差不多就好。直到那天……

大學三學分中有所謂的社團，死唸書的自己，從來不知道社團到底是何種模式存在，於是趁著沒課，我跑去參觀社團博覽會，正覺得無聊想回寢室，我看到了那天在活動中心爭論的兩位學長，旁邊似乎多了一些人，一群人穿著一樣的衣服，呆立不動，我正猶豫該留該走的時候，音響中傾洩出音樂，分毫不差，大家開始了一致的動作……

我突然回想，那句「應該是第六拍踢腳」，於是我站著看完表演，不自覺的鼓掌……我開始相信精確……

爸，您知道嗎？我喜歡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，我喜歡在烈日下的球場揮汗如雨，挑戰那不爭氣的身體，我喜歡站在眾人的面前，釋放出自己的一切感受，讓大家知道我的存在，但是我怕您會擔心我身體負荷的程度，我悄悄的在入社單上簽下了賣身契，並決定絕口不提……

參與了無數的團練，歷經了無數的表演，終於，我也成了那「衣衫不整」的「怪人」，一次一次地修飾，一次一次地整理，只想在年輕的歲月裡留住那最美好的一面，我習慣性地與伙伴們討論舞步，習慣性地在舞會與大家切磋舞藝，直到我發現我累了……

再有韌性的彈簧也有鬆弛的一天，當我發現我似乎跳得不再理想，甚至萌生退意，我突然發現有一群人，就站在我的身旁。他們是我從不曾注意過的人，因為我只在乎我自己，漸漸地遺忘了朋友的溫情。還記得，那在內灣烤肉把學長姊丟下水的快意；還記得，那天上電視時大家呆若木雞的窘境；還記得，那在北區舞展時大家一邊打瞌睡一邊修隊形的詭異；還記

得，大家在社窩拆音響修理的神情，還記得，那段有我有你共同努力的汗水淚滴，我突然發現，你們，就站在我的身旁，在我失意的時候，給我適時的鼓勵……

爸，您知道嗎？一年半前，我作夢都不會想到我敢這麼樣的告知您內心的想法，昨天，爲了梅竹賽的表演，我還是半夜兩點多才回到寢室，當我得知您一點半時來電找我時，我慌張了，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回覆，我更不知道我該如何告訴您我這一年半來酸甜苦辣的社團生活，但是今天我瞭解，進入「熱舞社」，是我大學生活中最璀璨的一頁，也許我的身體負荷依然有限，也許你依舊會擔心，但是您會明白，我已經揚起風帆，在我的方向中航行……

X X X X X X X X X X

作弊哲學——

智慧觀點：知道要去做什麼。

技術觀點：知道如何去做。

道德觀點：不要妨礙別人做。